



TITLE:

从移民-殖民研究到"跨境"研究:从萨哈林岛看东北亚

AUTHOR(S):

中山, 大將

CITATION:

中山, 大將. 从移民-殖民研究到"跨境"研究:从萨哈林岛看东北亚. 2012年度 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人類学若手研究者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3: 4-9

ISSUE DATE:

2013-01-21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186321>

RIGHT:

从移民—殖民研究到“跨境”研究：从萨哈林岛看东北亚

中山大将*

1、日本帝国和人口移动研究

日本在帝国主义时期就人口迁移政策方面，主要有以下三条⁽¹⁾。一是将农村劳动人口转移至城市以及工业部门的国内劳动迁移政策；二是将日本本土人口转移至殖民地的殖民政策；三是向海外转移人口的移民政策。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属于人口越境迁移。由于通过这两条政策离开日本本土的人通常是由于无法在日本本土获得土地、工作或粮食，因此这两条政策通常伴随着一个“不可逆”的前提，即这些人不会再回到日本。

二战后，日本的人文社会学者通常从两个角度对日本越境迁移史进行研究，即殖民地史和移民史的角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研究继承了战前移民政策的大前提，即认为这些人不会再回到日本。然而近年，无论是殖民地史研究抑或移民史研究，都对以上前提提出了质疑。在殖民地史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不应区分“殖民”和“移民”。在移民史研究的方面，有学者提出应扩大“移民”的概念。随着由殖民地回到日本本土，或是由一个殖民地迁移至另一个殖民地的移动不断受到关注，“移民”、“越境”等专有词汇也逐渐被广泛使用。

2、越境和“跨境”

然而，“越境”这一概念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越境”通常会忽略国境等“界线”的变化，或是忽略个人复杂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的变化。对此可以总结为“界线”的固定化及移动主体的固定化。

为了克服以上“越境”观点的局限性，近来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提出了“跨境”这一概念。左近幸村在他的著作《近代东北亚的诞生》中将移动的双向性作为“跨境”的一个特征⁽²⁾。而岩下明裕将某一地域因国界线的变化而受到多个国家及文化的影响称为“跨境化”⁽³⁾。

对此，笔者在综合以上两位学者对“跨境”定义的基础上，对“跨境”进行了新的定义。即不伴随任何移动而产生的“越境”称为“跨境”。换言之，跨境是由于国界线的变化，而非移动所产生。只讲概念似乎还太抽象，具体举例说明的话，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就是跨境者的一个典型。虽然今天住在跟昨天同样的屋子里，但事实上却处在了与昨天完全不同的国家。

3、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产生

萨哈林岛⁽⁴⁾的历史很复杂，自19世纪末期至二战结束，萨哈林岛的领属不断在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摇摆。

1875年根据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萨哈林岛全部归属俄罗斯帝国。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之后，萨哈林岛北部归属俄罗斯帝国，南则归属日本帝国，这即是日本的殖民地“桦太”。

*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PD（京都大学博士[农学]）。

当时南部除部分自愿残留者以外，俄罗斯人大部分被遣返回大陆，日本人和朝鲜人先后从日本本土及朝鲜半岛迁移至南萨哈林。1920年布尔什维克在北萨哈林建立新政权，但一个月后日军占领北萨哈林。1925年，根据日苏基本条约，北萨哈林归属苏联，日本人及朝鲜人撤出北萨哈林。1945年苏联军占领南萨哈林，日本人被遣返至日本本土，苏联人从大陆迁移至萨哈林岛⁽⁵⁾。

那么，为何会产生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呢？1945年8月苏联军占领南萨哈林，数据显示当时的南萨哈林约有38万日本人、2万5千朝鲜人、2千少数民族以及200名左右的外国人。截至1945年8月23日，大概有9万日本人及朝鲜人转移至北海道避难。之后有约2万4千名日本人及朝鲜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迁移至北海道。1946年12月至1949年7月期间，有27万左右的日本人被遣返至日本本土。但事实上截止1949年7月，仍约有2万3千朝鲜人和部分日本人残留在萨哈林。根据笔者的调查⁽⁶⁾，1949年8月南萨哈林约有1千4百名日本人。这之中，一部分是苏联需要的技术人员，一部分是被苏联逮捕的军人及普通民众，一部分是朝鲜人家庭中的日本人。事实上，最多的也是最后一种。

为什么日本人会在朝鲜人家庭里？对此，日本政府认为这些日本人是1945年8月到1949年7月期间跟朝鲜人结婚的日本女性。日本帝国战败，朝鲜人是“战胜国民”。日本政府认为这些女性是抛弃了日本，跟“战胜国民”朝鲜人结了婚。

然而据笔者的调查，这并非事实。残留日本人之中，有很多女性战前就已经跟朝鲜人结婚，并且孩子很多。另外，在日本帝国期间，虽然父母都是日本人，但当了朝鲜人的养子的日本人也不少。1905年到1945年8月约有1万名朝鲜人从朝鲜半岛、日本本土以及远东迁移至南萨哈林，他们与日本人一起工作学习生活。

1945年8月以后，南萨哈林的年轻日本男性很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年轻日本男性之前都被送往了战场。而相对而言，年轻朝鲜男性则较多，这是因为战争期间约有1万5千名朝鲜人作为劳动力被强制从朝鲜送往了南萨哈林。因此出现了很多日本女性与朝鲜男性结婚或再婚的现象。由此可见，这些情况并非“战后”出现的，而是在“帝国”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4、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归国及其家属

很多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在冷战期间一直作为朝鲜人在苏联社会的生活着。他们中绝大多数数的残留日本女性使用了朝鲜姓或朝鲜名，原因是她们的丈夫或父母是朝鲜人。在冷战期间萨哈林没有日本人团体。苏联对朝鲜人实行了少数民族政策，但却完全忽视了日本人。

1956年，根据日苏共同宣言，日苏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希望回到日本，因此向驻莫斯科日本国大使馆发出请求。结果共计约9百名残留日本人回到日本。与此同时，约有1千5百名朝鲜人作为残留日本人的丈夫或孩子也回到了日本。根据笔者的调查，有五名日本人在冷战期间从萨哈林迁移至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没有选择回国的日本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与日本的家人取得联系。

1986年，苏联经济改革开始了，后冷战时期到来。1989年，苏联政府开始准许外国人进入萨哈林岛，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可以访问萨哈林。当时访问萨哈林的大部分是记者或者以前

曾住在萨哈林的人。残留日本人通过与这些日本人的交流，组成了日本人团体，开始了归国运动。

1990 年以后，日本人和朝鲜人成功实现了归国。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中约有 40 位回到了日本。她们中有的与丈夫一起回来，有的是在朝鲜丈夫死后才回到日本。

对于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孩子来说，事情似乎又变得不太一样。这些孩子既不会日语，也不会朝鲜语，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俄国人生活着。对于年老的母亲要住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他们充满了担忧。在考虑到与家人的关系上，一些残留日本人永久地放弃了回国。当然，有部分人持不同想法，他们将父母的归国作为“移居国外”来考虑，并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开公司的人也有。而另一方面，因不能适应新环境决定回萨哈林或者企图自杀的人也有。

约有 3 千 5 百名朝鲜人在 1990 年以后回到了大韩民国。根据笔者的调查，他们之中有 38 位是残留日本人。这之中有一对兄妹最让笔者印象深刻，他们的父亲是朝鲜人，母亲是日本人，最终哥哥回到了日本，妹妹却回到了韩国。

5、从萨哈林残留日本人来看东北亚与跨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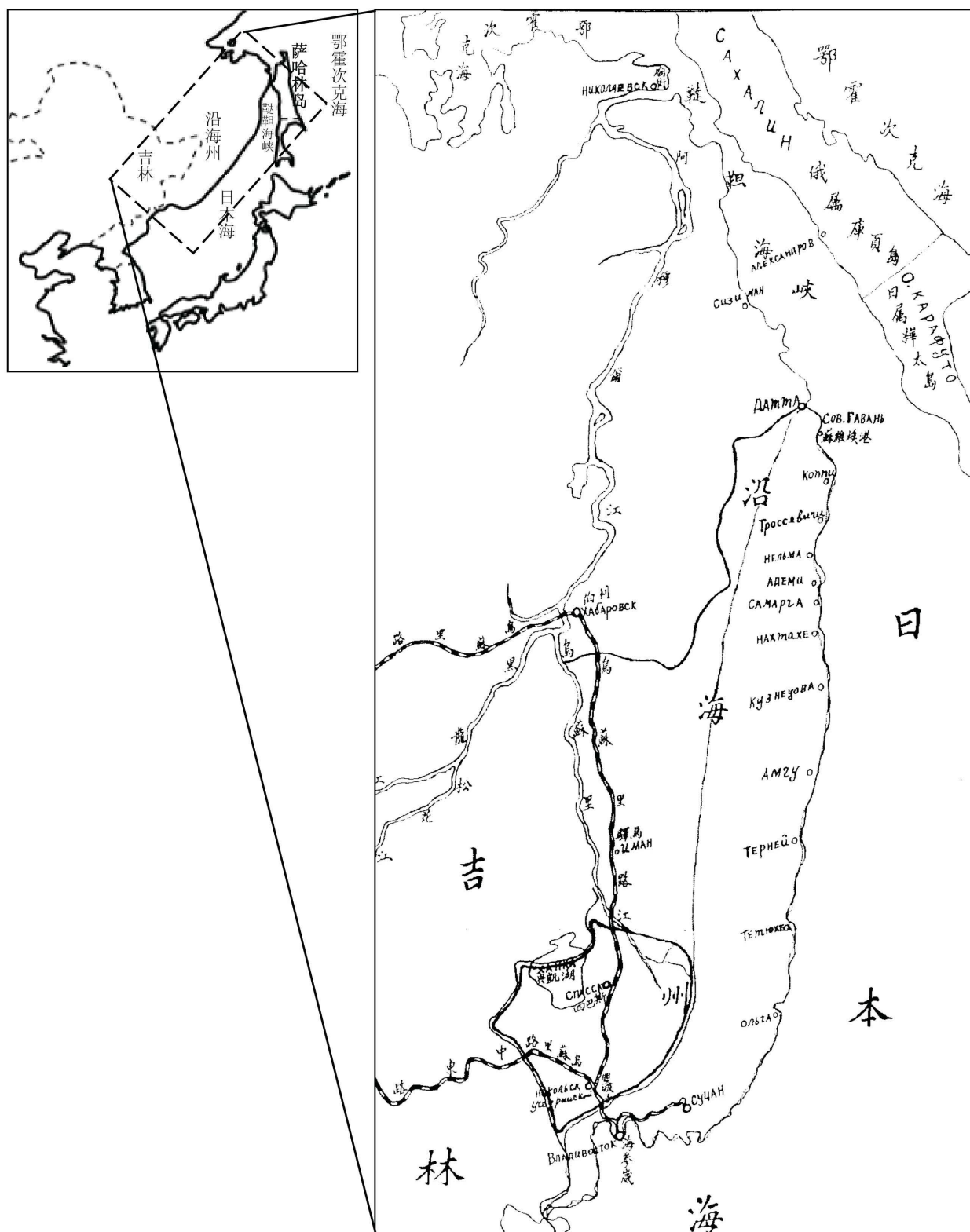
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经历了两个多民族的帝国：日本帝国和苏联。她们可以回去的祖国有三个：日本、韩国、朝鲜。她们的家人居住的祖国有四个：日本、韩国、朝鲜、俄国。她们的存在与生活通过跨越多个国家、民族与家庭等的界线而形成。

萨哈林岛只是一个事例，这之中的残留日本人属于东北亚的居民，属于“跨境者”。而跨境者并不是例外，而是必然。东北亚体验过很多国境的变化，笔者认为应该可以称为“跨境”地域。

对于生活在某个地方的居民来说，界线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为了居民而设立的界线？我们怎样跨境又怎样生活？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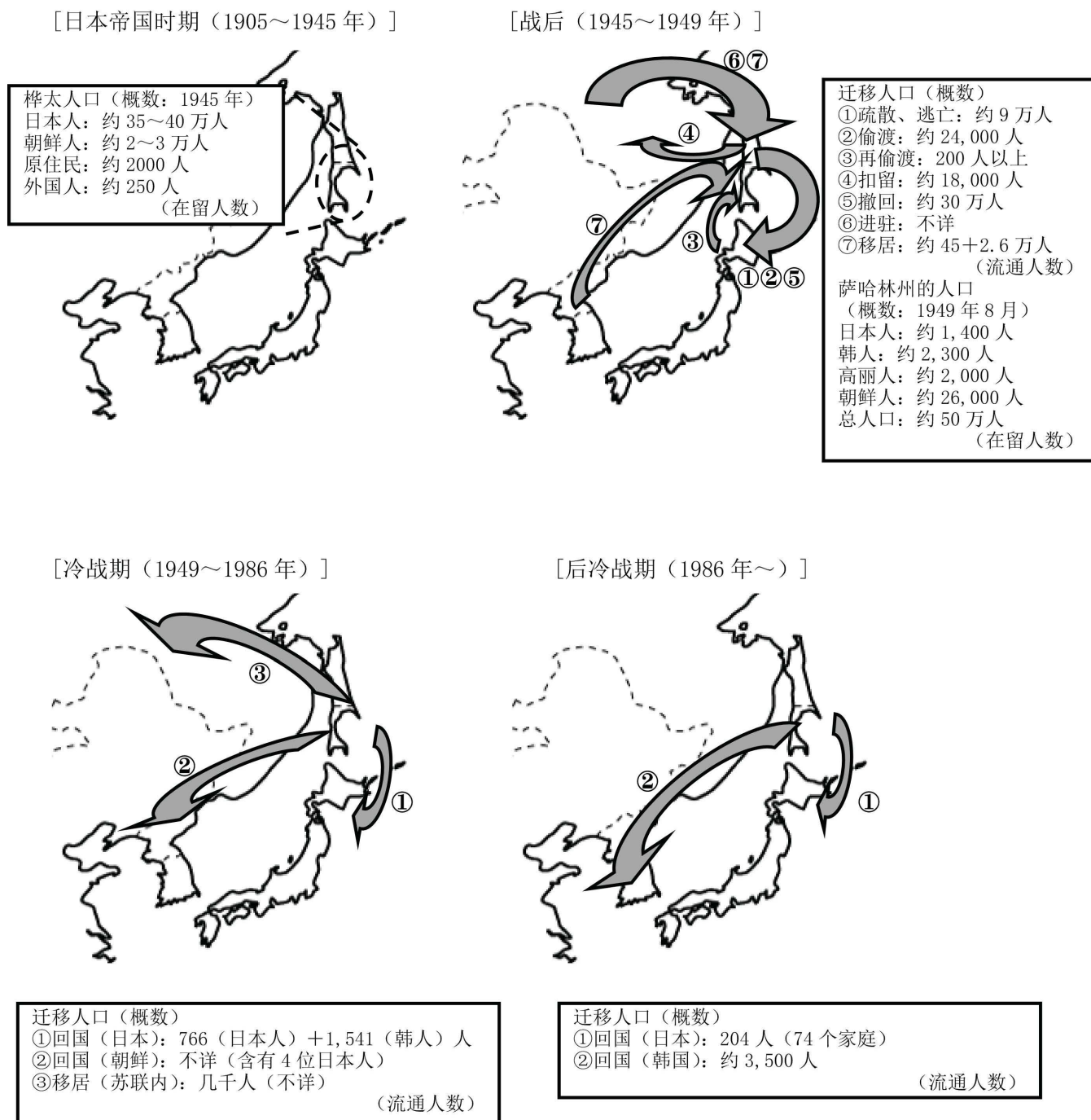
注

- (1) 关于日本移民、殖民研究的变迁请参看中山（2012a）及（2012b）。
- (2) 左近还提出“跨境”的两个特色，即“在确认界线存在的基础上进行跨越的动态性质”以及“包含有界线的空间性质”。（左近 2008 年，第 2 页）
- (3) 在岩下所负责的研究项目 GCOE（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境界研究基地的设立”中，对“跨境”概念的使用如下。“在现代社会，对于住在国与国的接触点，即国境这一实体空间的居民，当他们的空间认识与集团意识之间发生偏离时，民族对立、国境纠纷等就会发生。边界的瓦解（脱边界化）、重新界定（再边界化），通过这样的过程影响到自他认识（跨境化）的现象正在全球同时出现。”
(<http://borderstudies.jp/program/mission/>)
- (4) 萨哈林岛是位于黑龙江河口对岸的狭长岛屿，其面积约为 8 万平方公里，与地处萨哈林岛南面的北海道本岛大小相近。中文文献中，自古以来一直将萨哈林岛称为“库页岛”。“库页”指的是萨哈林岛的原住民“阿伊努族”。1934 年（民国 23 年）在由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馆发往中国外交部的汇报中有一张颇有意思的地图（参见附图 1）。在这张地图上萨哈林岛的北部被称为“俄属库页岛”，南部被称为“日属桦太岛”。俄文标注北部为“САХАЛИН（萨哈林）”，南部为“О. КАРАФУТО（桦太岛）”。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东亚，对俄属（及苏属）和日属部分分别称为“萨哈林（Sakhalin）”及“桦太（Karafuto）”的习惯已经形成。事实上，如今的日本历史学者也运用同样的称呼，本稿也将采用这一说法，即将俄属（或者苏属）部分以及时代称为“萨哈林”，日属部分及时代称为“桦太”。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当代日本，除老年人及部分国粹主义者，普通人都将萨哈林岛称为“萨哈林”。另外，有部分战后从萨哈林岛移居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韩人将萨哈林岛称为“화태（HwaTae）”，这是“桦太”的韩语训读。



附图 1：在 1930 年代中华民国外国部档案中萨哈林岛
出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部档案[110.2/0001，24 页]。

(5) 关于战后萨哈林岛的人口迁移以及战后萨哈林社会的情况，中山（2012b）中有详细叙述。为方便理解，笔者通过附图 2 进行简单概述。以下为相关词汇的意思。



附图 2：萨哈林岛与人口迁移（从 1905 年到现在）
出处：根据中山（2012b）制成。

疏散、逃亡：1945年8月9日苏联参战后，桦太地方政府与日本军部合作，组织桦太的老年人、妇女、儿童到北海道避难。这称为“疏散”。疏散于1945年8月13日开始，至苏联军8月23日占领首都(?)后结束。疏散者中包含朝鲜人。在同期间不坐政府或者军用船只而自己坐船到北海道避难的情况被称为“逃亡”。疏散者以及逃亡者的总数大约为9万人。

偷渡、再偷渡：1945年8月23日以后，苏联军禁止了宗谷海峡上船只的航行，对试图去往北海道的船只进行了攻击。然而，即使这样依旧约有24000人偷渡到北海道。这被称为“偷渡”。而另一方面，有部分已经到达北海道避难的人，由于某些原因（寻找家人、取回财产等）又回到萨哈林岛，这被称为“再偷渡”。

扣留：苏联军进驻后，不仅警察以及军人，地方政府以及民间有影响的人也被逮捕。这些人种部分被送往西伯利亚，部分在萨哈林岛内被强制进行劳动。总数达约18000人。至20世纪50年代末除了死者外，几乎都返回了日本。

撤回：1946年12月，美国和苏联缔结了有关苏联领内日本人的协定，因此至1949年7月约有27万人回到了日本。这被称为“撤回”。由于协定中没有包含韩人（“韩人”是指1945年8月以前已经住到桦太的朝鲜人），韩人不能离开萨哈林岛。但是，丈夫是日本人的韩人却可以与她们的日本人丈夫一起坐上开往日本的船只。能不能坐上船只对于当时的韩人来说，是自觉他们的民族性的一个重要转机。因为不少韩人在桦太社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作为日本人生活的。在笔者的调查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子正要乘坐开往港口的火车，父亲突然被人告密指出是韩人，因此无法乘坐火车，孩子们直到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韩人，而这位韩人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是日本人。

移居：苏联占领桦太，苏联军人的家人、技术人员等等开始从苏联国内移居到萨哈林。这些移居者中包含了约2000名的“高丽人”。“高丽人”指的是1937年以后被迫从远东移居到中亚的朝鲜人，他们是作为管理萨哈林韩人及其他劳动者而被派到萨哈林来的，大部分高丽人是苏联共产党员。之后，普通的苏联人也开始移居至萨哈林，1949年约有达45万的苏联人住在萨哈林。另外，在同一时期约有26000名朝鲜人从朝鲜北部被派到萨哈林进行劳动。也就是说，在战后的萨哈林存在着三种朝鲜人：韩人、高丽人、被朝鲜劳动党派来的朝鲜人。这些三种朝鲜人之间没有交流，因此即使笼统地将那些人称为“萨哈林朝鲜人”，但事实上“萨哈林朝鲜人”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存在过。冷战期间，开始出现韩人为了升学及工作等，取得苏联国籍后移居至苏联国内的情况。

- (6) 笔者自2009年至2012年对14位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以及9位萨哈林残留韩人（包含归国者）进行了个人史（Life History）的调查。协助笔者进行调查的组织以及团体如下。日本方面包括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北海道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全国桦太联盟。俄罗斯方面包括萨哈林北海道人会、萨哈林州韩人会。韩国方面包括安山市故乡之村永住归国者老人会。这之中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为笔者提供了9种名册，以此大大促进了残留日本人数量分析的研究。特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